

翻天覆地

——陈家坊的变迁

翻天覆地

陈家坊的变迁

0000



翻天覆地

——陈家坊的变迁

中共新邵县委村史编写小组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4·长沙

內 容 介 紹

本书系新邵县陈家坊村的农民翻身史。解放前,陈家坊村的官僚、地主、恶霸、土匪,即所謂“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七十二个火箱”,勾結起来,对农民进行殘酷的剝削和压迫,使陈家坊村变成了一个群魔当道、暗无天日的人間地獄。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陈家坊村的农民进行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大山;土改以后,他們又循着党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陈家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以章回体的形式写成,文字通俗、生动,可供广大农民群众、干部閱讀。

編号:(湘)2601

翻 天 复 地

——陈家坊的变迁

編 者:中共新邵县委村史编写小组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兴汉口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3/4

字数:162,000

1964年5月第 一 版

1964年8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23,001-103,000

统一书号:10100·805

定价:(5)六 角 五 分

目 录

第 一 回	昏天黑地 穷凶极恶	陈家坊群魔当道 “亏人庵”敲骨吸髓·····	(1)
第 二 回	打家劫舍 坐地分赃	“自卫队”为虎作倀 陈作宾杀人灭口·····	(10)
第 三 回	半夜枪声 二捣魔穴	祠堂边硬汉丧命 陈利清余恨未消·····	(20)
第 四 回	负屈含冤 横行霸道	小省非誓报阶级仇 陈桂辛把持家族会·····	(30)
第 五 回	诬良为盗 飞来横祸	桂四痞子鱼肉乡里 穷苦百姓倍受摧残·····	(39)
第 六 回	三次告状 抓走丈夫	石谓成冤屈沉大海 富顺嫂大闹“光德堂”·····	(49)
第 七 回	招搖撞騙 阴險毒辣	“鬼閻王”賴賬李家店 陈巨卿謀害結发妻·····	(60)
第 八 回	开棺驗尸 假公济私	真凶手逍遙法外 “老豹子”霸占桐林·····	(68)
第 九 回	驕奢淫逸 燒谷千担	“紹德堂”揮金如土 陈寿久設醺酬天·····	(75)
第 十 回	三宮六院 五代辛酸	“土皇帝”荒淫无耻 刘二嫂痛断肝腸·····	(83)

第十一回	唯利是图	“湖南銀行”专放閻王債	
	无风起浪	老实农民受禍活遭殃	(91)
第十二回	貧民交加	云日啼吐血身亡	
	入次迁居	受害人死不瞑目	(100)
第十三回	調戏妇女	淫相公眼睛被截瞎	
	勒索农民	恶保长抽丁碰了釘	(110)
第十四回	横蛮无理	乡公所虎狼当道	
	惨死他乡	陈元滿家破人亡	(119)
第十五回	捉姦遇害	两凶手潜逃长沙	
	今古奇談	茶山庵和尚受騙	(128)
第十六回	日寇侵华	陈家坊惨遭浩劫	
	同仇敌愾	二好汉痛打敌人	(136)
第十七回	撥开云雾	湖南人民喜庆解放	
	抗拒征粮	地主恶霸玩弄花招	(145)
第十八回	支援前线	貧雇农踊跃交公粮	
	大显奇能	众民兵英勇除匪患	(154)
第十九回	害怕斗争	大恶霸黑夜潜逃	
	混入农会	陈自祥反戈倒算	(162)
第二十回	清除坏蛋	齐心合力办农会	
	站稳立場	群情激憤斗“寨王”	(171)
第二十一回	恶貫滿盈	陈作宾遭到镇压	
	詭計多端	狡地主假意退田	(180)
第二十二回	訪貧問苦	土改队深入扎根	
	吐出苦水	陈紹基提高觉悟	(187)

第二十三回	团结一致 贫雇农绷紧把子 破坏土改 “一代人” 法网难逃.....	(195)
第二十四回	黑夜行凶 陈斐成暗杀干部 狐狸狡猾 桂客子探听风声	(201)
第二十五回	伤痕累累 安求庭控诉当年苦 摩拳擦掌 陈家坊斗争大恶霸	(211)
第二十六回	“暗取荆州” 众民兵足智多谋 分配果实 贫雇农欢天喜地	(220)
第二十七回	忆苦思甜 翻身全靠共产党 庆祝土改 人人感谢毛主席	(225)
第二十八回	依靠集体 走上共同富裕光明路 高举红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35)
编 后 记		(240)

第一回 昏天黑地 陈家坊群魔当道
穷凶极恶 “亏人庵”敲骨吸髓

詩引：

山清水秀陈家坊，
五谷丰登好粮仓；
封建魔王当大道，
受苦农民饿断肠。
旧时苦难今犹记，
传给子孙永不忘。

話說湖南省新邵县，离城四十多里地方，有一个山清水秀、田土肥美、人口稠密的村庄，只因村内居民大都姓陈，故名叫陈家坊。解放前，旧属宝庆府邵阳县和安乡。

这陈家坊风景十分幽美，村鎮座落在大壠之中，碧綠的邵水，由龙山奔腾而出，蜿蜒地流过这里；一座大桥，橫架河上。在大桥上游三四百步远，还有一座石墩矮桥，靠着水面，村里人叫它“踏水桥”。跨桥穿壠而过是一条石板大道，內通龙山，外通宝庆府。大桥东岸，沿河开设着一排排的商店、作坊，有蒸酒、熬糖的，有榨油、打豆腐的，有染布、开屠作的……，颇为繁荣。这儿很早以前就是个經商口岸，龙山冲里富饒的土特

产，如竹器、木材、兽皮等，多肩挑到此进行交易，附近乡村的烟叶、辣椒、五谷，也都集中到此出卖，逢上赶集的日子，人来人往，更是热闹非常。

陈家坊四面，山巒起伏，长满茂密的松杉竹林，中间是一坦平阳的大田壠，約有二千亩面积。这壠田不仅土质肥沃，而且水源充足，清悠悠的流水，終年貫穿壠中，無論什么样的天旱年岁，干不死这壠中的禾苗，因此，这里年年都能获得十足的收成。每逢春和日暖时节，那一望无边的碧綠秧苗，迎风摆舞，很象一块巨大的天然綠毡；到了秋高气爽时节，滿壠稻谷金光閃爍，更是一派令人喜爱的丰收景象。这个四季花香、終年长綠的地方，山好、水好、地好，得天独厚，所以，历来是宝庆东乡有名的粮仓。

人們会以为，这样好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一定过得十分幸福美满吧！不錯！自从解放后，經過土改，这里年年丰收，特别是办起了互助組、农业社，以后又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的生活，真象吃甘蔗一样，一节比一节甜。可是，在那旧社会里，这里尽管是物产丰富，集市繁荣，也只不过是地主恶霸們口中的一块肥肉，供他們剝削享乐而已。对穷苦农民來說，这陈家坊，却是个一团漆黑、暗无天日的人間地獄。貧苦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几乎全部被地主們掠夺去了，自己吃的却是瓜菜杂粮，住的是茅棚破屋，穿的是破衣烂褂，长年累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前，这个村（現今的陈家坊公社陈家坊大队）共二百五十多戶人家，其中却有三十七戶地主恶霸，他們不但霸占了全村百分之九十的田土山林，还在外村外乡外县，占有成千上

万亩良田。村里最大的地主“紹德堂”，只他一家，就曾霸占过四、五千亩良田。而村内二百一十多户贫农、中农，仅有田土一百五十多亩，每户平均还不到七分。

全村一千多间房屋，地主就霸占了六百五十多间，站到村外高处一望，村内全是地主、官僚、恶霸们的花花院子，一排排，一栋栋，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著名的大地主庄院即有七堂：“紹德堂”、“光德堂”、“培德堂”、“守德堂”、“厚德堂”等，此外还有两座新发家的地主庄院，群众因为痛恨他们的残酷剥削，取名“亏人庵”、“害人观”。他们这些地主恶霸，用农民的血汗，建成一座座宫殿般的住宅，过着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

全村三十七户地主恶霸中，官僚地主即有四户，其中伪县长二人、伪团长一人、伪区长一人，还有国民党党棍、伪乡民代表四人，特务分子一人，伪乡自卫队长一人，勾结官府、经常出入衙门、欺压乡民的讼棍四名，兼当资本家，开店设坊，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的有十余人，此外还有不少是参加了帮会，利用反动匪首会道门，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

这些恶霸地主，不但占有几乎全部的土地、山林、房屋，还掌握了政权、兵权、族权。他们除了有国民党反动政府作靠山以外，在地方上，还组织起一道反动封建的统治网。在陈家坊人民头上，坐着“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七十二个火箱”。在这个封建统治网里，有魔首，有帮凶，有爪牙，他们穷凶极恶，横行霸道，残酷地对农民进行压榨和迫害。

什么是“三把叉”呢？“三把叉”就是压在陈家坊人民头上的三个大地主恶霸：一个是“花边寨王”陈作宾，一个是“桂四痞子”陈桂辛，一个是“老豹子”陈会卿。他们是村里群魔之首，

群众把他們比作三把杀人的鋼叉，总称“三把叉”。

“三把叉”下面，就是“二十四把椅子”了。原来，陈家坊的剝削階級，为了建立牢固的統治强权，他們不但掌握了地方的伪乡、保、甲政权和反动武装（乡、保自卫队），还利用封建的宗族观念，操縱着陈家族会，在那阴冷森严的陈家祠堂，摆下了二十四把太师椅子，能坐上太师椅的，都是这地方上有錢有势的豪紳、恶棍，他們掌握着族中的一切大权，陈姓貧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完全要由这些“族老”們摆布，因而号称“二十四把椅子”。这些人物中，有“土皇帝”陈幼漁，“三痞子”陈小漁，“一代人”陈玉屏，“湖南銀行”陈杏卿，“恶保长”陈祥驊，“豆腐瞎子”陈載厚，“軟棉条”陈則尧……等二十四个地主恶霸。他們互相勾結，在陈氏家族中，立下无比苛刻森严的族規，对陈氏貧民百姓，任意欺凌迫害，濫施刑法。村民們对这“二十四把椅子”，恨入骨髓，把那陈家祠堂，看成閻罗殿一般。

在“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下面，还有所謂“七十二个火箱”，这班人是地主豪紳恶霸們收买豢养的忠实爪牙、狗腿帮凶。他們都是些游手好閑、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地主們賞他們几个臭錢，便什么都干得出来，帮地主們逼租、討債、行凶、打人，欺压农民，是些为虎作倀，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們为什么叫做“火箱”呢？原来是每到寒冬腊月，农民們都还辛辛苦苦在田里、山里作工，这些流氓地痞，却一个个手提火箱，东游西蕩，打牌賭錢，招搖撞騙，敲詐勒索，村里群众，痛恨地称他們为“七十二个火箱”。

錦綉田园，美好村庄，有了这群魔鬼当道，被搞得烏烟瘴气，民不聊生。这里，就讓我們来一个个揭露这些恶魔們的滔

天罪恶和累累血债吧！讓我們子孙万代，都永远記住，在那人吃人的階級社会的苦海里，我們劳动人民的祖先父輩所受过的深重苦难！

話說陈家坊“三把叉”中，头一个大恶霸，就是外号“花边寨王”的陈作宾。这陈作宾，本是一个地痞，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一貫游手好閑。人也生得古怪，干瘦的个子上长着个偏脑壳，一脸横肉上生着个勾勾的鼻子。小时候横蛮无理，和人家打架，偏脑壳上又挨了一石头，把脸上打了个大洞，长大后，他脸上始終留下一个大疤子，每逢这恶霸酒醉或是发脾气时，这疤子便胀得猪血似的。

陈作宾原本沒有多少家財，三十来岁时，还只有两亩半“干魚脑壳”田，住的是四間旧房子。后来，陈作宾靠自己肚子里詭計多端，和一张水里講得油出的烂嘴，經常在宝庆城里溜溜轉轉，巴結上了大地主李麦林。那李麦林有两个庄房、二百石谷水田在陈家坊，由于陈作宾阿諛逢迎，李麦林就将这两个庄房全部租給他佃耕，他就当起“二地主”来，当时二地主叫“二老板”。这陈作宾搖身一变，成了二地主后，就残酷地剝削起农民来。俗話說：“二地主，凶似虎，狗仗主势逞威武，有了二地主，佃戶苦上苦”。李家租田給他时，講好了四六开，每石谷田，东家收六斗，佃戶收四斗。陈作宾当了二老板，用三七开轉手佃了出去，每石谷田，佃戶只能收三斗，他就从中剝削一斗。这样，他不費吹灰之力，每年就从中榨取农民三十多石黃橙橙的谷子，只害得佃戶們叫苦連天。

陈作宾从农民身上榨取了一些血汗，有了头本，就想捞个

大場合，左右打听，作洋油生意能賺錢，到一九二六年，他就与宝庆城里几个資本家，合伙开了一个“福記洋油公司”，四股中他占了一股，当上了經理。

第二年，正碰上湖南各地大搞农民运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到处喊打倒土豪劣紳，公司內的几个資本家，吓得逃跑了。陈作宾一見，計上心头，找来了一班流氓爪牙，把公司的門面打个稀烂，散出謠风，說是工人农民暴动，把公司搞毀了。他却連夜用洋油桶子，把一万多块雪亮亮的銀洋装好，雇了十几个伙子，深更半夜，偷运回陈家坊来。

陈作宾盗窃了大批銀洋，发了这笔横財，就在这陈家坊周围，大买良田，大置产业，还拿出那盗来的銀洋，大放高利貸。驢打滾，月月翻，不择手段，重利盘剝，陈作宾一跃而成为陈家坊新兴的暴发戶了，成了拥有四百石谷田，每年还有两千块銀洋、百把石谷子放債的地主了。陈作宾由于盗窃銀花边（即銀洋）发家，群众就給他取了个“花边寨王”的外号。

陈作宾自从爬上了“老爷”地位，当上了地主以后，他吃人的猙獰面目，更加暴露出来了。佃戶們相传有几句話：“佃耕陈作宾的田地，不抽筋也要剝层皮”，“宁肯晒黃土，也不当佃戶”，他的剝削手段十分厉害。壠中好田，他要三七收租，东七佃三，山旁的“干魚脑壳”田，他也要收六成。租谷一粒不能少，佃戶还随时被叫去帮他作小工，逢年过节佃戶都要送礼，看禾收租要办酒飯，否則，便有抽佃的危險。

陈作宾除了剝削农民的租谷外，还放高利貸来盘剝农民，每当农民春荒断粮时，正是他大发横財的机会。春上借谷一担，秋后要还两担。农民明知这吸血鬼的谷子借不得，但肚子

餓得难受，也就只好是毒藥也往下吞。

有年春上，附近刘里冲貧农陈明生，向他借了两石谷渡荒，一直还不起，三年后，息上加息，竟变成了十六石。陈作宾的儿子，带着狗腿子去討帳，陈明生向他請求再寬限几时，凶惡的地主，竟叫狗腿子将他家中搶劫一空，赶走了一头肥猪，还把唯一的一头耕牛牵走了，屋里的被窩、帳子等搶个精光，只害得陈明生全家叫苦連天，好不凄慘。

陈作宾还有一件剝削发家的法宝，就是一只“它貼斛”。他那斛內，安了一个木它，可以随时取出或安上，每逢他家收租谷或債谷时，把木它取出，农民交来一石十足的谷子，經这斛一量，变得只有九斗了；而当农民上他家借谷时，又把木它安上，量得他家一石谷，回去又只有九斗。每年，光是这只害人的斛桶，就为陈家剝削了农民七十多担血汗谷。

在国民党手里，作个芝麻大的官，也能敲詐勒索。陈作宾为了进一步剝削农民，他花钱买了一个“乡民代表”来当。伪乡政府向保里派丁派款，都要經過他和保长的手，他和保长勾結一起，又从中加碼，捞它一把。

到了一九三五年，由于財產越滾越多，他觉得自己住的老院子，不够气派，就决心另建一栋大院子。

这个敲骨吸髓的傢伙，不仅善于用地租、高利貸等方法剝削农民，就是修房起屋，也要千方百計拿出他的剝削手段来。他經過好久的精打細算，算出了修这栋房屋，大約要多少杂工，多少木工、石工，就在那青黃不接的荒月里，向农民大放生谷債，規定上半年借他一石谷，秋后他起屋时，就要帮他作二十五个工，并且，規定要带自己的工具，吃自己的飯。这样，实

实际上只合得两升米一天，吃飯錢还不够，根本談不上工資了。

他用这样阴险狡猾的手段，将全部杂工包給了附近几个村的农民。杂工有了，他又将全部石工，包給棉花庵(地名)的八石匠，全部砌工，包給了观山(邻村)的湯益成、湯万业砌匠，全部木工，包給了陈家坊的辛木匠。

全部工程包好以后，到下半年，陈作宾便催人上工了。每天从清早到天黑，他都要到工地亲自监工。他监起工来，鸡蛋里挑骨头，厉害无比。匠人們做好的一排排土砖，他看得不顺心，就一脚踢倒，叫人重新去制。匠人們砌好的牆，做出的門窗，他看着不合意，也硬逼着人家重作。对小工杂工，更加監視得厉害。每天天不亮，就要他們上工，直到摸黑才能收工。誰要誤了一点時間，他便要扣除工数。

陈作宾狡猾狠毒，刻薄无比，他算出来的包工数，本来就是非常紧的，加上他监工极严，要求苛刻，返了許多工。这样一来，实际上花費的工，大大超过了原定的包工数，石工原包三百个工，实际上用了五百个，刚合五百錢一天，比平时作零工差得多。当时村里打零工，每天工价一千二百錢，現在每个石工比零工还少七百錢。拿当时谷价折算，每个工只合得两升米，吃飯錢都沒弄到手，他們的工具倒损坏了許多。这时，匠人們才知道上了大当，特别是負責包工的几个老工匠，更是急得不得了。这大大超过的工数，陈作宾一概不負責任，老工匠們想：自己不要工錢放在一边，手下的匠工們，超过的工总得发工錢呀！

承包石工的八石匠一連往陈作宾家跑了六次，請求补加工錢，陈作宾这恶狼死也不肯加錢。他歪着脑袋，鼓起狗眼，还

暴跳着罵起人来：

“跟你們有話在先，決不加工錢，講一百遍，也是空的！”

八石匠也火了：“哼！你这个‘老爷’起屋，我們起早摸黑的帮你干了一冬一春，六、七个月，現在一文錢都沒弄到手，难道还要我們匠人卖田卖土来帮你打发工錢不成！”

“誰叫你卖田卖土，你要卖就卖嘛！”

八石匠气得脸都青了，心里罵了一声：“黑良心的恶贼！”怒气冲冲走出来了。

这时，匠工們早等在外面打听消息，一見八石匠怒容滿面出来了，一齐围上来問个究竟。一听，大家气得就乱罵起来：

“狗娘养的，尽作絕子灭孙的事！”

“陈作宾，你这样狼心狗肺，卡了我們匠人的錢去抓药吃！”

“你这样厉害，将来会討不得好死！”

陈作宾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脸都白了，几步跑到窗前，准备发发威风。但伸出那歪脑壳来一看，吓得又赶忙縮了进去。正是：

“花边寨王”心腸狠，
千方百計赶匠人，
血汗筑成花院子，
多少辛劳多少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打家劫舍 “自卫队”为虎作倀 坐地分贓 陈作宾杀人灭口

話說陈作宾从窗口伸出脑壳来一看，只見外头一大群匠人，勒着袖子，怒气冲天。吓得赶快把烏龟脑壳縮了进去。他想：众怒难犯，好汉不吃眼前亏。院子砌也砌好了，罵就罵吧！奈得我何？

“花边寨王”的院子修好了，一正两横，外面是黃色大围墙，围着一座果园。“过火”（即搬入新居之俗称）那天，大堂之中，貼滿紅色对联，张灯結綵，爆竹喧天，狗地主的亲戚朋友，狐群狗党，齐来賀喜。从此，“花边寨王”一家人住进了新屋，逍遙自在。而那班匠人們，家家娘哭崽叫，被陈作宾害得无米过年。八石匠更是怨气冲天，自己白白做了六、七个月石工，沒有弄到一个錢。因为是他包的工，最后还不得不卖了自己的六分田祖业，勉强付清帮手們的工錢，交清鉄匠整修工具的費用。

这笔残酷的剝削賬，永远記在人們的心里。后来匠人們恨恨地給这个院子，起了个名实相符的名字，叫作“亏人庵”，同时，村里人还編了一首謠歌，到处传唱：

东洋洋，西洋洋，
陈作宾，黑心狼！

砌花屋，卡工匠，
害得人，餓肚腸。
匠工們，心不甘，
起个名，“亏人庵”。

列位，不要看这“亏人庵”外表上紅紅綠綠，十分富丽堂皇，而实际上却是个坐地分贓的土匪窝子哩！要知道陈作宾怎样勾結土匪，坐地分贓，还得从土匪头子譚謨典講起。

土匪头子譚謨典，是邵阳东路一个有名的慣匪，打家劫舍，魚肉地方，人們早就恨入骨髓。有一次，譚謨典在打劫时，落到了农民手中，被送到官府办罪。大家以为，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匪首，該会槍決了吧！哪想这譚謨典，有后台靠山：他是陈家坊大地主陈小漁的干崽。陈小漁認了这个干崽，是有緣故的：陈家家財大，田产多，需要有个保鏢的。認了譚謨典作干崽，土匪窝里有了內綫，自可高枕无忧了。現在干崽被捕，陈小漁哪有不热心营救之理？陈小漁經常住在邵阳城里，虽然未当什么大官，却因他是东路有名的財神，見錢眼开的贓官，自然与他有交情。他連忙拿出一笔錢，四处賄路。旧社会，有錢能使鬼推磨，那些狗官，受了錢財，就讓陈小漁以“招安”名义，将土匪头子譚謨典，保释出来了。

只因譚謨典民憤太大，就这样保释了，怕老百姓不依，所以，官府巧立名目，名曰“小杀”，将这土匪头子，割去了一只耳朵，說是惩戒，就放虎归山了。

接着，陈小漁就和陈作宾、陈桂辛等人商議，叫譚謨典招来十多个土匪，加上本地二十多个“火箱”，成立了“陈家坊自